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拖華

禮記述註卷二

安溪　李光坡　撰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疏曰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此當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

服深衣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疏曰上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為衡天子器不宜下故臣為擎奉皆高於心諸侯降於天子故臣為奉持器與心平大夫降於諸侯故其臣奉器下於心綏下也士提之則又在綏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

不舉足車輪曳踵

集說曰大夫稱主此則通上下貴賤言之如不克似不能勝也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尚左手謂左手在上左陽尊也踵脚後也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故曰車輪曳踵　方氏曰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手所以為容下右手所以致力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集說曰僂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

之常然臣之於君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可也微俛則倚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皆於佩見其節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註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疏曰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

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集説曰聘禮注云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專主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為有藉執圭而屈繅

為無藉非然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纓屈纓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疏曰不名不得呼其名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也家相助知家事者

長妾妾之有子者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集說曰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　呂氏曰世子君子適子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之同名亦避君也若名之在世子之前則世子為君亦不避穀梁傳曰衛齊

惡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吕氏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不能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負薪賤役士之所親事者疾則不能矣故曰負薪之憂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吕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他人而言也 應氏

曰有察言觀色之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集說曰言卿大夫士有從居他國者行禮之事猶宜重本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雖舉三事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註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

爵禄有列於朝謂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為者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註曰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

去國三世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註曰以故國於已無恩興謂起為卿大夫　疏曰推

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葢云無列詔而從新明有則不從也又若無列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

君子已孤不更名

集說曰名者始生三月之時父所命也父殁而改之孝子孝子所不忍也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集說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諡周公成

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以謚也　呂氏曰父為士子為子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己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己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集說曰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　呂氏

曰讀是書非肄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事其親者也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以貳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事也不言凶公私之事不可相干私事不可言於公庭故公庭不言婦女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集說曰人臣以職分内事事君每事當謹之於素文書簿領已至君前乃始振拂其塵埃而端整之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者於君前而有顛倒反側

之狀此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罰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集說曰龜筴臣之龜筴也問國事自有國之守龜問私事則自於其家皆不當入也几杖所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所以坐卧蓋所以蔽日與雨絺綌所以涼體袗單也單則見體而褻此三者宴安之具也重素衣裳皆素也以非吉服故亦不可以入公門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集說曰苞讀爲藨以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也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也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也厭冠喪冠也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集說曰方板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衰五服之衰也凶器若棺椁牆翣明器之屬不以告不入公門謂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君

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公事不私議

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集說曰君子有位者也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用也故次之居室則安

身而已故又次之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牛天子之大夫也祭祀賦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集說曰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鄭注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以盛血簝受肉籠也

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

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呂氏曰祭器可假服不可假也邱木可以庇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呂氏曰臣之所以有祭器以事其先者用君祿所作也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以辱其先此祭器所以不踰竟也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使之可用

言寓冀其復還得用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集說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壇位除地而為位也鄉國向其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也鞮屨無絇之菲也古絇以物繫之為行戒故

用一一寸屈之為約約為拘著屨頭以容受繫穿貫也素襪素白狗皮也襪車覆闌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髦馬不翦剔馬之髦鬣以為飾也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鬢髮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先代為食之人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已雖遭放逐而出不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御待御寢宿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禄位亦一家之變故也故以凶喪之禮自處三月為一時天氣

小變故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集說曰此言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退避乃再拜稽首也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集說曰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却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

人則先拜主人

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

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集說曰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以為已本來助執

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士喪

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士見本國之君尊卑

遼絶故君不答拜此二者之外無不答拜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集說曰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見也此後朝見則有常禮矣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亦以其初為士而敬之也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此謂尊卑相等者言同國則異國亦當然矣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

必答拜之

集說曰君於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己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

男女相答拜也

集說曰男女嫌疑之避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豈以行禮為嫌哉故記者明言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集說曰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

也夏亦當然羣聚故曰掩麛鹿子凡獸子亦通名之

麛卵微故曰取君大夫士位有等降故所取各有限

制此與王制文異　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

禁愈嚴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集說曰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

先祭肺言不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驅

馳車馬之路不除不掃除也祭必有鍾磬之縣今不縣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其實互相通耳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註曰故謂災患喪病　疏曰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

縣者娱身之樂及治人之樂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者謂娱身及治民之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集說曰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疏曰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　集說曰大夫士以私事出疆皆請為君其反也大夫有獻而士不獻不以卑者之物凟尊上也告道而已勞之者慰勞已之勞苦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寵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

制

疏曰國君云死社稷而大夫士不云死宗廟墳墓者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大夫士為臣事君不可為私事而死祇得死君之師衆及君政令然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言焉　集說曰死社稷謂國亡與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也則死之也死制受命於君難毋苟免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註曰皆擯者辭也天子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

踐阼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註曰皆祝辭也　集說曰踐履也阼主階也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阼也宗廟之事為内郊社之事為外祝辭稱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集說曰畛致也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以不親往故祝辭稱字曰某甫甫者大夫之美稱也　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有是特言有焉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集說曰自上墜下曰崩亦壞敗之稱王者卒則史書於策曰天王崩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魄冀其再生也故謂之復天子復者升屋呼招之辭臣子不可名君故呼曰天子復也疏云以例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告喪赴告侯國也遐遠邈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措置也立之主者疏云白虎

通曰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事畢反之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畢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註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　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疏曰后後也言后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扶持於王也婦服也加以世者服事君子可廣世胤也嬪可賓敬也妻者齊也進御之時暫有齊同之義妾謂得接見於君子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註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

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註曰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

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註曰府主藏六物之税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

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稲

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卝人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註曰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六者石工玉磬也木工輪輿七者獸工函鮑五者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坡謂夏㕛虞禪繼治道同宜仍虞官猶虞於唐然肴征有羲和之職其一隅也周之六官則較然矣惟此四條既異虞

典亦非周官非殷而何陳氏譏註無攷以為臆説彼
斷其臆説又何攷也
五官致貢曰享
吕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故
謂之享貢功也享獻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
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
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集說曰五官之長者天子之三公也伯者長大之名三公無異職則六卿中三人兼之處乎内者謂之相九命而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如公羊云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是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天子之吏擯者辭也疏云亦當言名稱之為父舅親親之辭也此伯皆有采地在王畿自稱於畿内在采地之外則曰公自稱於采地之内則曰君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集說曰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内之列國取牧養下民之意故曰牧叔父叔舅降於伯父伯舅也自稱於所封國之外則曰侯若與國内臣民言則自稱曰君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内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集説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天子亦選賢以為牧但以卑且遠故不以牧稱亦不稱父舅朝見之辭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穀善也於內與其臣民言也外謂夷狄之境也自稱王老言天子之老臣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疏曰小侯非為牧者也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

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曰子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若自與臣民言則稱孤孤者特立無德之稱也　集說曰四夷之君其來荒遠故以庶方名之庶衆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註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

立於依宁而立焉夏宗依春秋遇依秋　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戸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内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路門外有屏者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郭云小墻當門中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

者也云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内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云覲者位

於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又曰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集說曰未及期在期日之前也郤地閒隙之地也下

言相見及期日也遇有遇禮會有會禮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集說曰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

往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集說曰約信者以言語相約會為信也用誓禮涖臨

也春秋所書遇會盟聘皆有之惟無誓耳疏云盟之

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

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置牲坎上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

凶服曰適子孤

集說曰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

類擯者告天子之辭也凡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

言也此畧言之耳適子孤亦擯者告賓之辭也

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

亹復曰某甫復矣

集說曰內外事見前章曾孫猶晉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嗣王某諸侯不敢言繼嗣但譏是祖父重孫故稱曽孫也亹之為言曾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復稱字臣不名君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註曰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

疏曰春秋之義除喪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

狩至竟故得見未葬未正君臣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

言謚曰類

註曰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　疏曰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集說曰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見玉藻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呂氏曰穆穆幽深和敬之意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低趨走促數不為容之貌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註曰妃配也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集說曰畿内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屬故得以見天子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亦從君為

謙也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集說曰小童未成人之稱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集說曰自稱其名言子者通男女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集說曰某士擯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

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蓋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陪重也諸侯為天子之臣己又為諸侯之臣也於外曰子者則擯者辭在他國則擯者稱其姓而曰子春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高傒是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在己國與人語則以此自稱也使者自稱曰某某名也若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

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註曰為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註曰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疏曰檀弓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云事親無犯此論其犯相互耳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吕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儗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　方氏曰禹顔顔回

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子貢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

註曰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　疏曰此謂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問於朝臣　集說曰數始

於一而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千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疏曰亦謂他人問其臣也　集說曰為國以禮而禮莫重於祭宗廟社稷事無有先於此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疏曰亦謂他人問於大夫之臣也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　集說曰古者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大夫士其年既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之長幼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

疏曰亦謂他人問士之屬吏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

告請之事士賤無臣子自典告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集說曰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長則能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集說曰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言之也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也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疏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集說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問士富則以車數對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集說曰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畜以對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毁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

天子以犧牲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註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　疏曰此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

輙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
告于宗子然後祭　呂氏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百
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
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冠娶
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
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為士庶子為
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

爲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禄而不敢專其事

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集說曰此以下凡二十一物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

豕曰剛鬣

疏曰豕肥則鬣剛

豚曰腯肥

疏曰腯充滿貌

羊曰柔毛

疏曰羊肥則毛細而柔弱

雞曰翰音

疏曰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犬曰羹獻

集說曰犬肥則可為羹以獻凡煮肉皆謂之羹特牲

禮云羹飪顯考叔曰未嘗君之羹是也

雉曰疏趾

疏曰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

兎曰明視

疏曰兎肥則目開而視明

脯曰尹祭

集説曰尹正也脯欲專割方正

槀魚曰商祭

集説曰槀乾也商度也商度其燥度之宜

鮮魚曰脡祭

集說曰脡直也魚之鮮不餒敗則挺然而直

水曰清滌

集說曰水玄酒也水可漑濯故曰清滌

酒曰清酌

集說曰古之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泲者為糟既泲者者為清也

黍曰薌合

疏曰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

粱曰薌萁

集説曰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

稷曰明粢

集説曰稷粟也明則足以交神祭祀之飯謂之粢盛

稻曰嘉蔬

註曰稻菰蔬之屬

韭曰豐本

集說曰其根本豐盛也

鹽曰鹹鹺

註曰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玉曰嘉玉

集說曰無瑕之玉也

幣曰量幣

集說曰中廣狹長短之度也　疏曰此等諸號若一

祭並有則舉其大者或惟有犬雞惟有魚兎則各有其號故經備載其名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註曰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　疏曰卒畢竟也士禄以代耕不禄不終其禄也死者澌也消盡無餘之謂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絶之時下置在地氣絶之後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病將死

故下復其初生冀得脫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反本
床既未殯殮陳列在床故曰尸也　呂氏曰柩究也
三日不生歛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羽鳥飛翔之
物降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則則死矣漬謂其
體腐敗漸漬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夫曰皇辟

集說曰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媲辟

法也妻所法式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集說曰嬪者婦人之美稱嬪猶賓也夫所賓敬也短折夭横而死也此言卒與不禄與上文大夫士之稱同者疏云此並是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集說曰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頹下之貌視國君者自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袷之上也衡平也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惟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間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吕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集說曰人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注

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甲兵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

朝言不及犬馬

集說曰犬馬微賤不當言之於朝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疏曰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固謂鄙野不達於禮

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集說曰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吕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集說曰摯與贄同執物以為相見之禮也鬯釀秬黍為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則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言其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天子無客禮而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圭命圭也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此不言璧略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雉

取其性之耿介且文飾也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童子不敢與成人為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於地而自退避之也疏云童子之贄悉用束脩也纓馬之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也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集說曰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脯即今之脯也脩用肉煆治加薑桂乾之脯形方正

脩形稍長并棗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為贄也左
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
埽灑呂氏曰天子妾媵有百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
之數而已自卑之辭也

禮記述註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施華

禮記述註卷三

安溪　李光坡　撰

檀弓上第三

疏曰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名姓以顯之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集說曰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郤向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歛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弔畢去賓位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集說曰曰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為權或亦以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大王傳位季歷之意歟　應氏曰

檀弓黙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

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顔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也致喪極其

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

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註曰子上子思子名白其母出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註曰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疏曰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疑而問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

疏曰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污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為之著服伋則安能自以不及聖祖也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

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註曰記禮所由廢非之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　集説曰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

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已為得其序也頎者惻隠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集説曰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為壟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

識記也為壟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

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集說曰先反當修虞事也雨甚而墓崩門人修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

修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集說曰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聞使者之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註曰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疏曰草經一年根陳朋友相為哭一期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期猶哭者非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謂於一歲之內或經其墓及事故須哭則哭之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

註曰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　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集說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

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

朝之患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坡謂此節未詳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說見曲禮

喪冠不緌

集說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

疏曰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為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　集說曰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火熟曰堲

蓋治土為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牆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為黻者有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集說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

不為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集說曰大事喪事也昏時黑日中時白日出時赤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

幕衛也縿幕魯也

集説曰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綃為幕蓋僭天子之禮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集説曰此事詳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

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集説曰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註曰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疏曰註云伯氏狐突別氏者狐是總氏伯仲是凡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此下文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為氏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

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集說曰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為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令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盖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集說曰乘邱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曰敗績公墮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鬭而死

圉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爵則死無謚殷大夫以上為爵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公以義起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焉註曰記禮所由失也　方氏曰誄之為義達善之實而不欲飾者也謚則因誄之言而別之有誄則有謚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註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之子隅坐

不與成人並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

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集說曰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虛憊之聲曰童子再言也革亟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童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註曰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

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覔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　方氏曰下篇述顔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施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葢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畧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

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集説曰魯僖公二十二年與邾人戰於升陘魯地也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釋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集説曰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狐駘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謂邾人所敗也髽不

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　方氏曰夫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疏曰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高廣者謂毋得如斬衰高廣也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　集說

曰縚妻夫子凡女也姑死夫子教之為髽從從高也

扈扈廣也言爾髽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

之法笄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

箭竹竹之小者也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則當用榛

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

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

一等矣

疏曰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益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上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鄭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中月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何以言中月乎小記云亡則

中一以上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也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哀去杖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耳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　集說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禮大夫判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註曰譏其早也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　疏曰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也士冠禮冬皮夏葛無云絲屨者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約繶純之飾也絲屨組纓禫後之服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馮河潛水不乘橋船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　坡謂夫子止琴張之弔宗魯正罪其畏也曰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深味之曾直道而行無所畏卻者而肯為此乎充畏之念可以弒父與君如鄭公子歸生是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

疏曰明姊已嫁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

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集說曰謂躬行理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

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

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故鄭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集説曰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邱其所窟藏之地是

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邱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曰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而外無哭者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

祔

集說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疏云帝王世紀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書陟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集說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没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集說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輕為之亦可然稱或

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集說曰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羣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沒世而名不稱為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集說曰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葢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集說曰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中之禮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馬氏曰凡

哭必為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内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者禮娣姒婦小功故使有服者先踊已乃隨之而哭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嫂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

人不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横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横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生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註曰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集說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　集說曰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已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理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集說曰攝貸也五兩為束五尋為兩束帛是五個四

丈令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冉有見孔子使
人未至貸束帛乘馬代之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
子忠信虛有弔禮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
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
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集說曰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太也　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

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始由子貢而見於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疏曰此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集說曰喪有

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曰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

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
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集說曰以哭甚而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
至華陰之地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
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
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
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
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方氏曰君

子以友輔仁子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羣而散居之久耳以離羣故散居也

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

集説曰内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内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　應氏曰致齊居内非在房闥之中葢亦端居深處於㝊奥之内耳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註曰子臯名柴孔子弟子　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邉坐大功不以服勤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爲勤勞之事也　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

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集說曰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驂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令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舊說孔子

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為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以必迂其說而以為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集說曰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

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集說曰彈琴而后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集說曰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　熊氏曰拱立以手以右手加於左手之上有姊之喪而如此俄頃不忘以見聖人吉凶異道無在無教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集說曰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

搖寛縱自適之貌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

仰而放者猶哲人為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

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

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

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

集説曰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

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註曰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　疏曰案
喪服朋友麻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麻謂經與
帶也皆以麻為之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
凡弔服惟有弁經皆無帶也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
經下文子游襲裘帶經而入是朋友則加帶故鄭緦
麻章云朋友相為服緦之經帶也為師及朋友皆既

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註曰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　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其旁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韜

葴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為之葬覆棺不牆不翣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註云似今蛇文畫此

殷禮士葬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

註曰寢苫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不反兵言雖適市朝不釋兵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疏曰朝在公門之内閽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内則得入也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上曲禮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集說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亦弔服也故出則免之

易墓非古也

䟽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集說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疏曰啟殯之後柩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是時柩北

首設奠于柩西即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啟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却下柩載於階間下遷祖奠設於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柩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于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　劉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

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内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為之暫反也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遷柩遣奠而遂行乎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集說曰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户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

陳尸於坎也置棺於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
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户内
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矣乎予出
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己說之非乃言子游
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

欽袒裼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

我過矣夫夫是也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　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

終善之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集說曰均為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强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

作舍琴而起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

集說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廢適子虎而立庶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麻絰以雄麻為絰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絰而言

也文子初言辱為之服敢辭者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　集説曰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

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疏曰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

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又曰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推之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

寢而待於廟也　集説曰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既除喪大祥祭之後也深衣既祥之麻衣也練冠未祥之練冠也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　朱子曰儀禮賈公彦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經也者實也

朱子曰首經大一搤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少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

象革帶一頭有𤦲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集説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絰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

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疏曰毁宗毁廟也毁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毁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毁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令向毁宗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周則用盤承浴不掘中霤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出不毁宗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集說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為用乎謂無其財也鄭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布錢也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為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

也班凡弟之貧者仁也夫欲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亡去位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註曰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　劉氏曰伯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疏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

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知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荅也此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集說曰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户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集說曰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髪袒于房婦人髽于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髪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尸故袒而括髪耳令武叔待尸出户然後袒而去冠括髪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為嗤之也　馮氏曰經文作户出户上户字乃尸字之訛也鄭註云尸出户乃變服義甚明然註文尸亦訛為户遂解不通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右君薨以是舉

集說曰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集說曰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凡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

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言耳　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凡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

義存焉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葢猶猶耳

集說曰縱縱急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

行禮之道也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集說曰喪具棺衣之屬君子耻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葢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爲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葢推而遠之也

註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　疏曰何平叔云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姑姊妹之薄也葢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註曰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集說曰其徒門弟子也次其人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北面而弔之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疏曰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味註云當作沬猶光澤也瓦器則麄質而不成其光澤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

斵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弾也竽笙雖備具而不知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簴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盖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
之也

集說曰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
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寳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集說曰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閲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寳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

欲速貧也

集説曰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制也四寸五分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盖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集説曰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

死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齊强魯弱不容畧其赴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修脯也十脡為束問遺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修微禮亦不以出竟

令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集說曰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强大夫專盟會

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受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民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集說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

死者之無知也為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有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石梁王氏曰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未獨

譏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集說曰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而異父者當降而為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

子夏舉之以荅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註曰大功是

子思之母死於衛

註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註曰柳若衛人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嫁母齊衰期　疏曰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

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坡謂有其禮者謂禮所得為也時者註云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疏云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此所謂時也吾何慎哉

無所疑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疏曰瑣縣子名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

國之伯名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著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着齊衰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

註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　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内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

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集說曰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

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
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疏曰儀禮小歛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
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故云
小歛於西方斯此也其歛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
故記者正之云小歛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
末世失其義也　集說曰儀禮布席於戸内註云有

司布斂席也在小斂之前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註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

據此則小斂奠無席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麤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之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繐為裳則取其輕凉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集說曰滅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
哉言其鄙野而不達于禮也子臯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相以為沽也
疏曰沽麤畧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
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
謂其於禮為麤畧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
以弔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歛後羔裘弔者記者因引見孔子行禮之事言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茍亡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集說曰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歛首足

形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而待日月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綍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集說曰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

商祝襲祭服祿衣益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荅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汰矜大也言凡有諮問禮事者當據禮荅之子游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已出矣是自矜大也叔字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註曰曾子不識其器之多但識其實為非也　集說曰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令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左傳叔孫

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集說曰車馬曰賵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於柩東當前束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

如之何

集說曰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遺慶封之族革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集說曰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衍爾

集說曰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衍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記者之畧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集說曰生既館之死則當殯　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註曰國子高成子高也　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集說曰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令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為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為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葢謙辭也

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鬛封之謂也令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集說曰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殷始屋四阿夏惟兩下而已若覆夏屋者惟兩下而殺畢而寬廣也若斧者其刃向上長而高也從若斧者夫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俗謂之馬鬣封馬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一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

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嫌不敢質言也

婦人不葛帶

集說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

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爲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疏曰朔禮視大歛士則特豚三鼎　集說曰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集說曰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

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霤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即位即造爲親尸之棺蓋杝棺也漆之堅强甓甓然故名椑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

待故藏物於中一說不欲令人見故藏之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集說曰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為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儀禮亦總見一圖

父兄命赴者

疏曰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令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

下廟也王侯同大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　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葢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知矣　集說曰天子之郭門曰臯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臯門是庫門者郭門也馬氏以小寢大寢為燕寢正寢與疏異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疏曰既夕禮柩朝廟奠設如初巾之者為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不巾者據室內也　集說曰剥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集說曰材為椁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事禮猷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者葢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註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集說曰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反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反已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之緣也

葛要絰繩屨無絇

集說曰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絰繩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

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謂無屨頭飾也　朱子曰
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畧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
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角瑱

集說曰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
耳君用王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
角為之也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裼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裼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裼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　集說曰袪者袖口也此所謂袪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既袪以為飾故裼之可也

有殯聞逺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集説曰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逺者亦當往哭其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疏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言又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知識往來同恩好令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

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集説曰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棺二革合被為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革即前章所謂椑也梓木棺二一為屬一為大棺地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

也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集說曰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横束之三道衽形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鑿棺與蓋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

疏曰天子棺材每叚長六尺而厚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　集說曰天子以柏木爲椁端猶頭也用柏木之頭爲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

註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　疏曰此遥哭之故不服緦衰而服爵弁紂衣也紂衣緦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

柩仍弔服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註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為之不以樂食

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令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欂者此叢木象欂之形也繡覆欂之衣為斧文先菆四面為欂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欂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欂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　集說曰菆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集說曰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誄孔卯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註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集說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卯者君臣之辭此言左傳之言不同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集說曰厭冠喪冠也其服未聞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　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集說曰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

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集說曰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集說曰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

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為畢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祥而縞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

君於士有賜帟

集說曰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

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為故君於士之殯以帟賜之也

禮記述註卷三